

單刀會

作者: 林居士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男人和他女友見大叔着住條孖煙通底褲等升降機，非但不同這大叔同乘一升降機，仲等這大叔自己乘升降機至回家，先至剩升降機回男人家，雖然回到男人家安全，但！

嘩條友着住孖煙通周街走都得，都唔知係唔係齧線，有病。

好心佢有病去看醫生，嚇親人。

現幫你執屋。

好，一齊執分工合作。

於是男人和女人分工合作執男人間屋，執到女友成身汗

真係唔明 你間屋都唔係好亂，點解我咁多

汗，

這是體質既問題。

明解。

於是男人給女友喝汽水。

女友喝了汽水，便休息了，和男人看完男人開電視。

女友對男人這：好啦我要回家去。你自己小心啦。

男友對她說：明。

於是女友出門。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88

88明天見

女友出門到升降機口又遇上，頭先所遇呀叔，本來呀叔沒理會她，亦沒再盯住她，可是女友依然見呀叔穿住條膠褲，倒垃圾亦沒環，但男人致電來，女友接聽。男友對她說：明日我好鷓回來，你要等耐地，知最夠我勾老凤至做場條友她嗎，並跟他回家做麻甩佬。

於是男人對她說：好，我做麻肱婆。

男人知女友是說呀叔，可是呀叔不知到並沒理會，忽然女在細聲對男友說：老我地回家。

唔知嗎原因，呀叔竟然回答，並對她說：好。

同男人講完電話，一收線聽呀叔這回答，

女友想笑但笑不出口，她知她笑一定比對方知她是講佢，不過她唔想打草驚蛇，讓對方知男說對方自己，因此所以女友沒笑反愚弄呀叔，並見呀叔皮黃骨瘦後。對呀叔說：

我拜你為師，同你居住，生活，工作，給你栽培做呀叔。好唔好吓。

呀叔真係蠢，人家咁講是叫他走，佢以為真仲對女友說：好，好徒弟我地回家。

女友聽呀叔這答覺好笑，亦覺得呀叔一定唔知比她愚弄，而答。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既然人家回答，女友亦當然回答他說。好我地回家。

下，女友咁順灘就跟呀叔回家，唔係嗎。

當然係，是因女友見人家皮黃加骨瘦，無嗎危險，因此夠膽跟人地回家，亦因為女友平時都遇這呀叔，孤單回家，所以她知呀叔間屋子得呀叔在住，因此她很安心跟號叔回去，可是點解呀叔會這樣答，因為他蠢過隻豬，唔知至自己比人擋傻仔現。是因為叫佢走唔走，兼個樣衰衰格格，皮黃骨瘦。給人家看出

。無威協，因人家仲唔玩佢咩。但女友亦見呀叔是傻傻呆呆因此這樣答她說：你跟我來吧，是的那男人是你男友。

女友聽了呀叔這讚，知呀叔依冬是個蠢人，又會弄假成真，因此覺得繼續愚弄他應沒威協自己，於是女友對呀叔說：當然是。

呀叔聽了女友這話忽然微笑，而女友一直跟他，到他的屋，一入屋成陣臭汗味非常難嗅。

嘩咩味，咁難嗅。

你放鬆嗅就嗅到香。

於是女友嘗試放鬆嗅，點知嗅出香味，咦點解女友放鬆會嗅到香味，原來是因她太緊張，可是真的太緊張嗎。點知這時呀叔竟再向這女友說了一些不可能做即事。

現我同妳齊齊冲凉，我幫係冲凉，以後一同生活，工作，居住，我做裝修，因此我會教你裝修。

下這位呀叔講嗎野，唔通佢唔係蠢反陪女友愚弄，不過本來同人生活，工作，居住乃至教女友工作，聽落呀叔咁講，照正常人地條女是無嗎可能，女友除時搵機會走人，是因人地條女自己認定呀叔是傻，加上認定呀叔表現及行爲，以對人地條女自己無嗎威協，所以呀叔這說，根本唔會難到人地條女，又點有問題，但可是呀叔同人條女友一入屋就去冲凉，仲要幫人地女友冲凉，咁人地條女會唔咁順灘，蠢到送羊入虎口仲擋呀叔傻，無威協下，而同呀叔冲凉，給呀叔幫自己冲凉，因此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

任人愚弄，可是人地條女知呀叔皮黃骨瘦，要搞掂呀叔真係，意過借火，仲有間屋得佢同呀叔，所以要有事都係呀叔先，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大家有冇諗個，爲什麼呀叔會咁傻帶人地條女回家，人地條女見號叔皮黃骨瘦加上傻傻呆呆，先跟他回家，但唔通呀叔都對人地條女有意思，兼知她是女流之輩，搞唔出嗎野，所以向人地條女講己句話，導至人地條女跟他回他家。然後對人地條女猴擒。於是女友竟然無抗拒下答應呀叔，去同呀叔冲凉及給呀叔幫她自己冲凉說：好我同你去冲凉並給你幫我自己冲凉。

下這位女友講什麼呀，想勾老，定係有病，唔怕男友翩翩豬，若萬一有咩冬瓜豆腐會點，呀叔雖然皮黃骨瘦，但可能好打過李小龍葉問，所以容左女友簡直意事，呀叔雖然係皮黃骨瘦，但一招老漢推舟分分鐘變色狼，色桃老馬溶左女友。所以女友如虎爲皮是否很危險。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女友明知山有虎篇要虎山行，可是女友咁做爲什麼，得什麼虎子，不好忘記女友是見呀叔傻傻鴨呆及皮黃骨痺先愚弄呀叔，可能因此玩大左，又收不番，因此女友張錯就錯，不過大叔又會咁順灘講己句話給人地條女聽，引人條女跟佢搭訕回家，兼仲係己句話，想落葯咩，定係對人家有意思，導至搞到人地條女跟佢去冲凉。大叔對女友說：好跟我來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於是兩人去廁所冲涼，一入到廁所兩人子見成堆男人衫褲鞋襪及有些針筒。嘩女友唔通着這堆男人衫褲鞋襪，唔係嗎，但呀叔竟張這堆男人衫褲鞋襪講成是男女都可穿說給女友聽說：這衫褲鞋襪是男女都可穿。

係真唔係這是男女穿，喂點解講成咁。呀叔本身有病嗎。可是女友竟然不理這樣是什麼性別就取了，一取，女友竟嗅到衫褲鞋襪有陣臭狐味，可是女友依然和呀叔取這衫褲鞋襪啦。哇咁臭都穿得落，唔通女友心口，掛了勇是否，當然唔係掛勇。只是唔想人識破她愚弄人，因此硬食。不過要穿這衫褲鞋襪，對女友濕濕碎，又不是大問題，點知女友一取衫褲鞋襪，經過掛牆鏡子，她見到個鏡反映自己同呀叔一模一樣，是個呀叔，她呆了呆，下唔係話，女友竟是呀叔

·她想到點解呀叔咁好招待，原來呀叔唔係傻，係見到她都係呀叔，兼成日同男人出入
·所以呀叔這樣好招待女友自己，並成全女友同呀叔自己作對她男友，當呀叔亦見到鏡反映自己和是呀叔人地條女，亦開次向這個是呀叔人地條女落藥，亦不知這個是呀叔點解人地條女。知一定是比人地搞到變左人地條女，亦知人地條女她的底線不包括做番呀叔及去番自己原有性別廁所及做番原有性別，及不在約人包括沒約人見面，聚會，過夜與及去廁所和那人確認不到等，因此女友一去廁所或那日無約男人，就算遇男人，對方都確認不到自己是對方條女或條靚菜，女友依然是大叔身份，但男人是一地唔會看穿佢原來是自己條女，條靚菜，點解，是否因這個男人由於無女朋友，因此恨女友恨到發晒狂，而不理身邊是龍是鳳都擋女友，因此搞到導至這呀叔都做埋佢條女條靚菜，仲搞到呀叔擋正自己係女係佢條女及係佢條靚菜，可是男人是否唔係成日瘋癲，他瘋完癲。是否就子會擋呀叔係呀叔。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呀叔望了鏡反映女友是呀叔后，亦望女友，於是對女友說嘍，少姐你到低係男係女，望清楚你成個大叔。

女友對他說：呀叔，男相女生。

呀叔對女友說：咁你給我看身份証。

女友取出身份証給自己和大叔看，竟然身份証相中女友是大叔。性別男，

女友對大叔說點解咁，唔通搞錯。

大叔對女友說：你無搞錯，是因你投入晒偽娘角色，所以先會有這女性身份，可是你點偽，身份証上的身份，亦先是你原本身份。

女友對大叔說：咁點解我會做左，依家這個偽娘身份？

大叔對她說：是因你比條仆街，導至你投入了偽娘角色，所以做了依家身份，你原本同我一樣是呀叔。是因同我一樣遇上個仆街，可能你唔好在比他搞到，變了個偽娘，佢條女。

女友對呀叔說：你說我比我男友搞成咁，點解我男友叫仆街。

呀叔笑着對女友說：他點會係你男友，你看你身份証，你是什麼，所以他點會係你男友，一個呀叔係男人既女友，除非你這呀叔係人妖，可是望落你都無扮人妖，他點會搞到你這呀叔變成他女友。

女友對呀叔說：嘍又係，亦唔醒起我張身份証，咁點呀。

呀叔對她說：繼續以呀叔身份招待佢。

女友向他說：

咁即係點。

呀叔答女友。

以後依然用此身份，唔雖扮人妖，即係！依然就用，你這依家呀叔，身份示他。

女友答呀叔。

怕唔怕？佢識破，兼唔擋我女友。

呀叔答女友。

他唔會唔擋你女友，是因他發老狡，又點唔擋你呀叔，好地地一個正常人無理由男女不分，龍定鳳都唔知，所以佢亦無理由認。唔到你係啊叔，就擋你女友扮，除非佢嚟久線。

女友答呀叔。

你講得啱，就算你去，佢都擋係女友。

呀叔答女友。

又係嗰，點解我地唔齊齊上。

第一會舢舨充炮艇

呀叔對女友說：咁叔兄，我地去冲凉，然后去食飯，跟住我帶你去我地房，以得我叫你身份証名。

女友對呀叔說。明白，知啦。

因此呀叔以女友身份証，叔兄稱女友。跟住兩人入了廁所冲凉，雖然這個地方是呀叔，兼這地方所有野係呀叔用過，可是叔兄無懼去用呀叔用過的東西。而呀叔仲幫叔兄冲凉換衫褲鞋襪。兩人冲完凉，呀叔對叔兄說：我地食飯。

叔兄對呀叔說：知。

食完飯，叔兄見大叔想執垃圾，出去掉入大垃圾箱，於是對大叔說：我幫你去掉垃圾。

大叔對他說：好。

於是叔兄幫大叔去張垃圾掉入出面大垃圾箱。其間又遇男人倒垃圾。

可是男人見到叔兄，但應不到叔兄是他女友，因此沒望叔兄，掉垃圾落大垃圾箱後回家，沒有理會及望叔兄一眼，像不認不到叔兄是他女友，叔兄張垃圾掉入大垃圾箱後回呀叔家，對呀叔說：奇怪頭先我去掉垃圾。點知遇上擋我女友仆街。但他竟然見到我，就掉下垃圾回家，好似一些應得到，我是他女友都無。

大叔對叔兄說：條仆街有病嗎，所以你唔係約左佢，或佢無意識應錯你係佢女友，他係認你，唔到係他女友，兼平時佢都一樣係認你唔到。

叔兄對大叔說：明白。

大叔對叔兄說：就算約左佢，未到靚場或認錯，佢都唔會認出你，不過佢要認出你女友，無論你係嗎佢都認，但佢眼光子見女友，因此你點大叔，他眼中子見你係他女友。

叔兄對大叔說：你話我做他女友，但他又看不出我本身，算算唔算係掛羊頭買狗肉，我哋了他。

大叔對叔兄說：就算係掛羊頭買狗肉，錯不是你係佢，邊個叫佢無睇清狗肉定羊肉，而誤張狗肉擋羊肉買，佢自作自受，你無錯，你仲慢慢給他享受。

叔兄對大叔說：明解。

大叔對叔兄說：兄弟跟我來。

叔兄對大叔說：好。

於是兩人到一床邊，大叔對叔兄說以后我地睡一張床。

叔兄對大叔說：明解。

第二會改變初衷。

一早大叔向叔兄說昨晚好訓現你跟我上班，我是做兼職清潔，有時會加班，但無論點除了早餐，午餐會在出面食，晚餐有時在家食，現換好衫我地食早餐先，現後上班。

叔兄對大叔說訓得好，明白。

於是兩位呀叔食完早餐，換了衫褲鞋襪出門上班，至放工。叔兄和大叔到餐廳食飯，又遇上，頭先同他們搭升降機女子在食飯，當然大家各有各食，可是當有男人想坐埋來，個女仔會食快地，好似想離開，但旁叔兄和大叔無望她，反叔兄對大叔說：一陣我會去帶個仆街來此飲野，放心我唔會叫個仆街坐你面前，廢事你同他篤口篤面。

大叔對他說：知你去。

於是叔兄會男人，帶他來餐廳坐，可是男人一地都看不出叔兄是個呀叔，兼不知同他，平常見面篤眼篤鼻，呀叔在一起。餐廳大多人，只有頭先同大叔及叔兄乘升降機女子有位。於是男人

對這女子說：冇冇人。

這女子對男人說：無。

於是男人和叔兄坐下。

男人對叔兄說：你飲什麼。

叔兄對他說：照舊。

第二會改變初衷。

於是男人選了食物來和叔兄食。坐在旁頭先和叔兄和呀叔乘升降機既女仔，又開次快快張食物食下，然後留下食剩，就離開餐廳去了，可是男人和叔兄依然繼續食。但男人嗅不到叔兄身上嗅狐。男人對叔兄說：食完一陣再上我屋企坐。

叔兄望望男人旁。聽着他和男人說話，既大叔。大叔聽了男人對叔兄說話，亦向叔兄點頭，叔兄見大叔點頭。向男人說：好。

男人對叔兄說：咁我地行。

叔兄對男人說：好，咁行。

這時，男人亦聽不出叔兄發出是把男聲，亦看不見面前，不是女人叔兄，以是大叔。於是兩人離開餐廳，大叔亦跟着兩人后面，離開餐廳。

可是兩沒留意後面大叔。

第二會改變初衷。

女仔回到自己屋企大堂，望着一排排信箱從光線反映女仔自己，及旁邊看此信箱男人。
女仔見見這個金屬信箱從反映女仔自己，很不似樣，於是說：估唔到點都唔似樣。
旁男人見金屬信箱從光反映男人自己，亦見反映女仔自己，亦聽到這女仔說後，便說：是執執佢。
女仔聽了旁男人，便對男人說：好，拜你為師後，你幫我執執。
於是男人和女仔互望。男人對女仔說：好，不過你再望望信箱先。
女仔對他說：明白。
於是女仔和男人，望這信箱從光反映個女仔成個偽娘男人，而反映男人就正常。
女仔對男人說：點解我成個男人。
男人對女仔說：因為你根本是個男人。
女仔對男人說係咩。
男人對女仔說：你嗅我身陣味。
女仔對他說：臭狐味，不要嗅啦。
男人對女仔說：咁你再嗅你身上味。
於是女仔嗅自己身上香味，越嗅香味，越嗅出成陣男人臭狐味，開次明一切。(完)

弟三會周公解夢

男友和女友在商場門口見面，期間兩人見一位經過兩人伯伯，望住兩人自己，兼自喃自語。

雖然再兩人亦和這位伯伯互望，但最終大家沒望對方，分度楊鏞，男友和女友於是到戲院睇戲，到商場買野，到餐廳聚餐，及遊完車河。終於辛苦了一日。

大家正在回家去，女友忽然對男友說：人有三急，你先回家，有閒再約過。

男友對女友說：知，快搵間屋。

女友對男友說：明啦拜。

於是男友走了女友去廁所，又遇頭先望她和男友伯伯。今次沒望她，反自喃自語。望其它人。

可是今次這女友本來都無理這位伯伯。但見他對住咁呀伯自喃自語。

她多口對伯伯說：我好想係你伯伯。

伯伯聽了她說話後，對她說：咁點解你，好想係我這伯伯，若係我這伯伯，你發覺你一直唔係你依家自己，兼要接受一切難接受。

於是女友對伯伯說：因為我想做你會係點係，可是，無問題，

伯伯對女友她說：是無問題嗎。

女友對伯伯說：是拜埋你為師。

伯伯對女友說：咁你望厨窗玻璃。

於是女友和伯伯望厨窗玻璃，反映女友和伯伯。

竟見女友是同伯伯一模一樣伯伯偽出來，但伯伯就很正常。

弟三會周公解夢

女友對伯伯說：吓點解我會是伯伯。

伯伯對女友說：你根本是個伯伯，但很多野，你會越來越看得清楚，現以後你同我居住，生活，工作，兼讓我來幫你一切，包你會漸漸看看清原因。

女友對伯伯說：什麼原因。

伯伯對女友說：你會睇清楚你既所有野真相，包括你朋友等等。

女友對伯伯說：我睇清楚我所有野真相？

伯伯對女友說：你又望厨窗反映自己，先望自己，再望自己所穿衫褲鞋襪。

於是女友照做，見鏡反映自己和自己所穿衫褲鞋襪，雖然沒什麼不對，但望真地個鏡反映自己所穿是個，口噏噏既呀伯，自己所穿是很污糟的衫褲鞋襪。

女友對伯伯說吓唔係嗎，原來我係一個穿污糟衫褲鞋襪既伯，咁點解我一直見自己都係靚女，並穿上很美麗衫褲鞋襪，啊明解，我一直係度發緊夢。

伯伯對她說：咁你知就好，跟我回去等我幫你。

女友對伯伯說：好！咁我男友點。

伯伯對她說：幫你後，你慢慢會知

女友對伯伯說：咁我地回去。

呀伯對女友說：咁你跟我來。

正當女友跟伯伯回家，路上又遇男友。女友見男友後對伯伯說：又遇男友。

伯伯對女友說：用我廁紙抹抹臉先，他唔再認得你。

於是伯伯用廁紙幫女友抹臉，經過兩人這男友竟認不到，兩人其中這位女友，是因除了他自喃自語，他面前竟見兩位，亦自喃自語伯伯，其中一位是，他不知竟做他的女友(完